



海国图志
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 主办

肖厚国 著



古希腊神义论

政治与法律的序言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肖厚国 著

古希腊神义论

政治与法律的序言

封面用图：

《贝里公爵的华丽时辰书》(*Tres Riches Heures du Duc de Berry*)是一部中世纪晚期的“时历书”，里面收录了大量插画，先后由林堡兄弟、凡·艾克等大家历时一个世纪完成，被誉为“精印插图书籍之王”(*le roi des manuscrits enlumines*)。其中，林堡兄弟以“国际哥特主义风格”为每个月份绘制了一幅画，尤享盛名。本书封面用图即取自这套组画的第六幅，名为《六月：收获》。在这幅画面的上半部分可以看到驾着战车的太阳神已经越过了双子座，正驰骋在巨蟹座的地里；下半部分的背景是一座庄严的城堡和教堂，前景是正在劳作中的农人，最前端的两个妇人有着异常柔美的线条和色泽。这幅画很容易令人想到老布鲁盖尔的同名作品，而一个饱读古希腊诗文典籍的人则会马上记起赫西俄德《劳作与时日》中的名句：“当蜗牛从地下爬到植物上以躲避阿特拉斯的七个女儿时（即五月），这就是……磨砺镰刀，叫醒奴隶准备收割的时候了。在太阳烤得人难受的收获季节，不要躲在阴凉处坐地，不要一直睡到大天亮。那时节，你应该天天早起，抓紧时间把收获物运回家……在菊芋开花时节（即六月），在令人困倦的夏季里，蝉坐在树上不停地振动翅膀尖声嘶叫。这时候，山羊最肥，葡萄酒最甜，妇女最放荡，男人最虚弱……”正如林堡兄弟的插画构图一样，赫西俄德的诗文也刻画了两个世界：由流转不息的“时日”所表征的神圣的自然法则的世界，以及在它下面的由必死之人的“劳作”所构成的凡俗世界。“劳作”以“时日”为前提，人世以神法为依靠，这在古希腊诗人看来，正是古老神义的内涵。



古希腊政法的精神原理，政治家的立法宣言。

人的背后站着神，政治的背后站着宇宙。

政治学背后，站着神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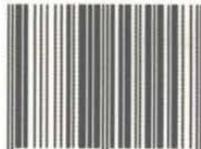
公元前5世纪中叶，希腊城邦宗教危机。城邦建制失去宗教权威，诸神则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人类要求分享一直以来为宗教所垄断的塑造人类生活的权力。这一觉醒疏解和根除了对神圣惩罚的全部焦虑，却也引发了严重的道德滑坡。

神学再造刻不容缓，怎样将传统中任性无常的神转变为正义道德的宇宙创造者，以提供一个供人类模仿和学习的好的宇宙样板，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秩序的基础和指导性序言，是摆在希腊人面前重要的课题。

是为古希腊神义论。

上架建议：政治 历史

ISBN 978-7-208-10544-7



9 787208 105447 >

定价：56.00元

易文网：www.ewen.cc

文景网：www.wenji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希腊神义论:政治与法律的序言/肖厚国著.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海国图志丛书)

ISBN 978 -7 -208 -10544 -7

I. ①古… II. ①肖… III. ①政治思想史—古希腊

M. ①D0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18522号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古希腊神义论:政治与法律的序言

(海国图志丛书)

肖厚国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13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 毫米 1/16

印 张 27.5

插 页 2

字 数 300,000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 -7 -208 -10544 -7/D 2041

定 价 56.00元

前 言

首先让我简要地介绍一下本书的写作思路。在《自然与人为：人类自由的古典意义》（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版）里，我探讨了自由的古典定义。这种定义确立的是宇宙与城邦的关系，从而奠定人的宇宙基础。而在《古希腊的思想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 年版）中，我探讨自由的条件及目的。自由的条件乃知识，目的是走向宇宙。但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人必须走向宇宙而把它作为生活富有意义的归宿？如果说宇宙值得人类模仿，那么它必定是善的、可敬的，因为人类依本性不可能模仿一个邪恶的宇宙。希腊人认为，宇宙是神的作品，所以宇宙的可敬性与善最终来自于其创造者——一位正义而不嫉妒的神。这就是本书的写作理由。

古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认为，古希腊城邦从宗教信仰中获得自己的原则与合法权力。一般认为，古希腊的诸城邦为远古信仰所缔造，宗教一信仰是城邦的生命，这无疑是公元前 5 世纪以前在雅典流行的神学一政治思想。宗教是古代希腊的社会组织原则，自古以来就支配着人的思想与生活。就如索尔姆森（Friedrich Solmsen）所说，今天，每个阅读希腊文学的人都会注意到这一事实：希腊神祇，对希腊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实质性贡献；而公元前 5 世纪的诗人和思想家们反思其性质的诸神是希腊城邦的神圣守护者，更是其精神、文化的象征。所以，在古希腊，人和诸神有着一种祸福与共的关系。谁违背城邦利益行事，

谁就冒犯了城邦诸神,他就会从宗教仪式及神庙中被驱逐。城邦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完全是一致的。政治的变迁始终伴随着神;一项重大的政治举动,无论其多么具有革命性,始终必须围绕着神而完成。因此,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诚恳地建议,我们必须从宗教那里去理解古希腊人的政治与日常活动。古希腊人切实地感到诸神对城邦每一项活动及事业的参与和临在。

希腊城邦由于建立在神圣权威之上,因此成为一个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堡垒,令人印象深刻。可是,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发生在希腊世界普遍的心灵启蒙使人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要求分享一直以来为宗教所垄断的塑造人类生活的权力。这个堡垒开始出现裂隙。信仰与知识、神与人的关系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它给人一神关系带来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的宗教危机。《圣经》就曾批判人求知的诉求,并将人求知的倾向定义为一种原罪,说它使人知道自己的处境并意识到自身,从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想法,因此知识是一种僭越。在知识的诱惑下,人的性情发生偏差,结果我们的所爱与所恨便指向错误的方向。所以,黑格尔(Hegel)认为,人在智性上的抱负就是反抗神圣命令。我们从《神谱》诗人赫西俄德(Hesiod)那里也知道,智慧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用知识挑战和反叛宙斯。这或许是一种堕落,但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则以积极的笔调描绘它,黑格尔更辩称它为一种“幸运的堕落”。

只要我们读一读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悲剧《安提戈涅》(*Antigone*)与《俄狄浦斯王》(*the Oedipus King*)就能够知道宗教与人、信仰与知识的冲突在其时的雅典有多么惨烈,因为它导致了很多人的“死亡”。在《安提戈涅》中,忒拜城国王克瑞翁(Creon)用城邦取代神、用城邦之法取代神法。他呼唤宙斯并要求宙斯为他的“城邦高于一切”的原则作证。克瑞翁坚持城邦的人定法,体现了从自然到习俗的诉求。然而,正如歌队所承认的,城邦至上性的确立显示出对至高诸神的违抗,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表达了人对任何神圣事物的怀疑和不顺从。这

位城邦之王想像的文明进程就如同把人暴露在征服的荒野和暴力的世界的过程中一样简单而残忍。而安提戈涅(Antigone)用必死的信念力挺神法,从神法的永恒生命里去论证其对城邦制定法的优先性。她怒视着城邦的不虔敬,感到克瑞翁追求的文明像死亡一样压迫着自己。显然,人为的城邦剥蚀着自然性的神圣宗教。

索福克勒斯通过克瑞翁与安提戈涅的悲剧关系向我们传达出一个清晰的事实:雅典的政治结构与传统宗教在那段时间里正经受着一场严酷的考验。有着古老权威的诸神在雅典人的心头上引发了挥之不去的疑问并遭到批判性检视。当我们细查诸神的历史的时候,发现了太多不光彩的记录。这无疑为传统道德的反对者提供了太多的可乘之机。首当其冲者乃荷马(Homer)。塞诺芬尼(Xenophanes)说,荷马将凡人的一切可耻的品性和行为——盗窃、通奸、欺骗——都加予诸神。在索福克勒斯的时代,诸神已成为严峻的伦理问题。我们知道,希腊诗歌—神话书写了希腊宗教神学的早期历史,其形成于城邦诞生以前的时代,因而被说成是错误神学的始作俑者。对传统诗歌最感恼火者主要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悲剧诗人们,他们的确比任何人都更加敏感地发现粗糙的荷马神学不能合于自己心中的道德理想。在所有悲剧作家中,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对传统宗教—神发出的批判前所未有的激烈,他创作出一系列悲剧来展示诸神的道德问题。在欧里庇得斯这里,诸神被呈现为不道德的原型。

人们的宗教批判不仅仅指向诸神的道德性,而且也针对诸神的正义性,即诸神未能根据一个人的功过来分配报偿与惩罚。“善良者繁荣、邪恶者触霉头”是古希腊人从孩提时代起就被灌输的一种观念,也是其时雅典流行的宗教信仰。但当人们转向生活本身而对其发问的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了一种让人不安的现实:实际生活经验常常呈现出一幅相反的图景。德性与世俗成就之间的巨大裂隙从根本上驳斥了关于神圣天意和正义的思想。人们相信,诸神并不报偿善行、惩罚恶行;相反,他们纵容邪恶者,并分享邪恶行径攫取的果实。这个世界并不存在所谓的“神圣运作”,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此种思想无疑会触发一

场心理地震,但它带来的并非恐惧,而是解放,它疏解和根除了对神圣惩罚的全部焦虑,从而引发严重的道德滑坡。公元前5世纪中叶科学物理学的出现更加剧了人们的此种认信。物理学对天体及天文现象予以一种纯自然的解释。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宣称太阳为一块炽热的石头,月亮为一团泥土。由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及其学生创立的科学医学推翻了把魔力视为疾病原因的观念,也摧毁了巫术。它们一道被称为新科学。新科学使人们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普遍世俗化过程,扫除了对预兆的古老信仰,不遗余力地否定把太阳视为神的传统看法。这诸多新思想导致了一种意义深远的现象:新科学正在用自然知识剥夺宗教的权力,极大地削弱了神在世界中的作用。

这无疑对生活的一种新力量,似乎让人看见了新希望,但它破坏秩序引起的动荡也显而易见。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云》(*The Clouds*)将苏格拉底(Socrates)的思想所(Thoughtery)及其思想“后果”展露在舞台上,该思想所就是教授新知识的中心。这部作品给我们这样一种印象:无论谁沉浸在这些科学理论里,都会感到自己对诸神的敬畏普遍地减少。新思想扭曲一个人的正义意识,摧毁孩子们对父亲的尊敬。于是,在戏剧中父亲斯瑞西阿斯(*Strepsiades*)被儿子追打,自己珍视的一切破碎了;他后悔对新科学和无神论的接近,沮丧地重新回到古老的诸神那里。可以想像,关于诸神的讨论在其时的雅典一定是一个非常激烈且具革命性的话题。我们无法把这场漫长的讨论准确地传达出来,但一个确定无疑的后果是:诸神正在失去原有的阵地,由人取而代之。从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的格言“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可见此种趋势,它标志着宗教怀疑论已达到顶峰。人感到,“理性”已足够强大,能够解释和应付一切。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认为,天宇中的一切现象都令人害怕,引发人心中的超人观念。恐惧和知识的匮乏使人臆造出神来解释神秘而未知的现象。而克里底亚(Critias)对诸神和宗教的解释使人尤为兴趣盎然。在他创作的滑稽剧《西西弗斯》(*Sisyphus*)中,这位据说是雅典历史上非常黑暗的一位人物把诸神和法律视为无情的僭主,并说它们是人发明的、用以震慑人心的工具。

这无疑是对诸神宣判了死刑。总之,对传统宗教的毁灭工作是彻底的,于是我们看到,城邦建制失去宗教权威,而诸神则失去存在理由。梭伦(Solon)、埃斯库罗斯等保守的思想家们作了可敬的努力来挽救古老的宗教,他们呼吁人们要采取一种长远眼光耐心地期待神圣正义的实现。在《俄瑞斯忒亚》(*Oresteia*)里埃斯库罗斯就揭示出神圣正义缓慢但确定的到来。挽救的工作必须从神本身开始。阿提卡的伟大诗人们作了很多努力来净化神圣形象。其实,早在公元前7世纪,诗人赫西俄德就已经开始致力于改造诸神、美化神圣历史。赫西俄德的《神谱》(*Theogony*)和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ia*)便体现了两位诗人令人赞赏的神学努力,竭尽心力改造和重塑神话传统。当然,说起古老的诗人对净化宗教传统所作出的贡献,我们不得不再次把目光投向塞诺芬尼。据说,他是一位有着哲学家气质的诗人,严肃而认真地思考问题,努力建立起一种精神价值高于感性事物的生活秩序。塞诺芬尼的思考是批判性的,在他所有反思性的思索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对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批判。他拒绝荷马式的神人同形观念。在塞诺芬尼看来,人们仿照自己的样子想像和塑造神,按照自己的形象给诸神赋形不仅是错误的,更是对神的亵渎。神,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有别于凡人。神是纯粹的思想,以精神的理智力量支配一切。

塞诺芬尼关于神是纯粹的心灵的思想无疑是宗教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指明了希腊神学日后的发展方向:必须抛弃神人同形同性论,而以一种别样的方式构想诸神。要改造古老的神话,就必须赋予诸神一些新品质,正是这些品质保证诸神的伦理完善性。荷马的神祇有着凡人的种种欲望和弱点,这决定了荷马神学的基本特性——物理性和非道德性。我们已承认,对传统神祇的伦理化改造始于赫西俄德。在赫西俄德那里,诸神正变得愈来愈和平且协作。然而,真正的意义深远的努力当属塞诺芬尼。塞诺芬尼对希腊神学发展的影响明显地体现在埃斯库罗斯身上。任何仔细阅读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和《俄瑞斯忒亚》的读者都会感到一个崇高的宗教概念正逐步地取代原始粗糙的旧概念。《普罗米修斯》表明,埃斯库罗斯式的宙斯以及其他奥林匹

斯神都朝着一个更为高尚的方向改变自己的性情,因此愈发地等同于心灵(mind)。神日益成为心灵而似乎变得正义起来。而在欧里庇得斯的《乞援女》(*Suppliants*)中我们也看见一种“规划性力量”的缓慢升起,这个世界到处都显明了“天意之善”。

色诺芬(Xenophon)在《回忆录》(*Memorabilia*)里阐发了关于一个理智的世界安排者的理念,并使其成为他的物理理论的一项指导原则。色诺芬的目的论思路引人注目,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努力,开启了以善为最高原理的理性主义神学模式。这是欧里庇得斯那一代人苦苦求索的概念。于是,我们看到,对传统宗教神的改造便沿着两条思路进行:心灵与理性。它成熟于柏拉图(Plato),凝结为得穆革(Demiurge)这一人格化的神圣形象。柏拉图在《蒂迈欧》(*Timaeus*)中勾画出那一形象。在那里,得穆革被描述为出于善而创造了宇宙的创世神。柏拉图式的神作为宇宙的精神原理是理性心灵,他审慎而总是有所预见;惟一的品质就是善,宇宙中一切善都来自于他。得穆革被形象地比喻为艺术大师——神圣工匠。艺术大师的隐喻暗示了一个确定的产品以及艺术大师的工作在时间过程中的开始和发展的不同步骤,它被证明是柏拉图强调这个世界的目的性安排最有效的手段。

据天文学家蒂迈欧(Timaeus)说,这个无与伦比的宇宙形成于得穆革对“必然性”匠心独具的运作,在运作过程中造物神放弃了生硬的强制方法而采用温软的劝说。“劝说”不仅使事物接受理性心灵的引导,而且也能使异质的因素彼此合作。这样,在每一步上,事物的生成都在理性的引导下尽可能地导向至善。于是,神运作宇宙的目的——善就成为内在的,而不是由外部强加的。所以,美善渗透在自然的一切方面。柏拉图在宇宙的神圣工匠与城邦的政治家之间进行了类比。神圣工匠和政治家都必须运用他们的知识和技艺处理粗糙的、难以驾驭的物质。对政治家而言,人性就像宇宙中的原始物质一样任性。因此,政治家必须像神圣工匠那样出于对目的的洞见根据物质的本性构造秩序。柏拉图通过这样的方式为城邦政治添加上宇宙的理想色彩,政治理想主义由此有了可靠的宇宙基础。

《蒂迈欧》表明,这个有序的宇宙是心灵驾驭物质的结果,其有序性在于每一事物在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上遵循了某种尺度。这种尺度最本质地体现在物理性事物与精神性事物的关系上。创世神在安排事物上遵循的根本原则是灵魂及其相亲的事物高于和优于物理性事物。所以,宇宙的秩序性在于它的等级性。这一原理贯彻在《法律篇》(Laws)中。在这里,柏拉图把灵魂发展成解释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事物的精神原理。在宇宙及人类生活的每个角落,灵魂都优于身体和物质。柏拉图尝试着从不同的思路对神的问题予以探究,每种思路都指向一个确定的方向,引领我们迈向对神的真正认识。所有那些研究最终都融汇在《法律篇》第10卷的神学里。无可否认,柏拉图神学探究的出发点乃宗教问题:革新传统宗教,并为其奠定新基础。这个新基础就是关于神的新概念;理性心灵,这是一个崭新的神学概念,正如我们所见的那样,其形成于对物理变化领域的全新阐释。

宗教必须回到城邦,但它应是一个崭新的宗教。在柏拉图生活的时代,宗教已全面腐朽,不再是一种充满活力的政治力量。柏拉图的神学发展为政治计,他渴望赋予政治以宗教的维度,但前提是宗教自身必须合理而有效,这有赖于一套合理的神学体系。与赫西俄德一样,柏拉图坚信人的生活只有面向宇宙大全的时候,才充满意义。因而,作为城邦政治基础的宗教必须是宇宙性的,这样,柏拉图神学便激发了人们在宇宙自然中对神的找寻。这使他的神成为宇宙神,而宗教成为宇宙宗教。这样,柏拉图哲学联结了宇宙和城邦,神和人,把宇宙描绘为人类生活的范型,而宇宙的创造者便成为人类政治家的样板。

《法律篇》对法律地位的讨论和检视深刻地揭示出柏拉图神学与政治思想的有机联系,柏拉图在其中处理了经由立法而实现社会复兴的问题。社会的复兴仰赖于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而它必须现实化在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中。《法律篇》第4卷指出,法律序言必须体现宗教—神学精神。神学无疑是法律的原理,宗教—神学是在精神性的宇宙基础上对法律所作的辩护,它说明什么才是真正的法律。在柏拉图看来,真正的法律体现宇宙秩序的精神。已经指出,宇宙的真

理在于其等级性,其体现了精神性事物对物理性事物的优先性。所以,柏拉图式的法律与自然宇宙一致,它必须在人类政治舞台上确立起与宇宙一致的人类秩序和价值等级。可见,柏拉图赋予法律以一种宇宙自然基础,正如索尔姆森所说,我们据此完全有理由把柏拉图哲学视为自然法传统的真正起源。

一种好的政治秩序需要合理的神学。那种神学为人类提供一个模仿和学习的宇宙样板,人类政治家通过模仿宇宙而缔造城邦。可是,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人要将宇宙作为生活样板?答案是:它是善好的,因此对人来说是可欲的。宇宙之善来自于它的创造者,所以这从根本上取决于一个前提——一位正义之神。这就是古希腊神义论。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古希腊的宗教与政治	1
一、生活的宗教原则	1
二、神人关系的危机与旧宗教的消亡	14
三、宗教的捍卫与重建	38
第二章 赫西俄德对神的伦理化改造	56
第三章 埃斯库罗斯的政治神学	72
一、神人对立与神人和解:普罗米修斯神话	73
二、俄瑞斯忒亚——正义的人间秩序	105
三、小结:神人新正义、逻各斯及劝说	144
第四章 索福克勒斯的神学启蒙与反启蒙	154
一、序言:公民德性及其条件	154
二、人类理性的历险与宿命	173
三、知识与命运问题	208
四、性格及精神气质	223
五、小结:神义与命运	233
第五章 欧里庇得斯的神学	238
一、序言:悲剧与神学	238
二、性格缺陷及其悲剧	243
三、自然本能和情感	261
四、小结:欧里庇得斯的神学观点	285

第六章 柏拉图的神义论	298
一、从赫西俄德、埃斯库罗斯到柏拉图.....	298
二、柏拉图对旧神学的批判.....	304
三、柏拉图式的神与灵魂.....	319
四、柏拉图式的神与心灵.....	338
五、得穆革、宇宙灵魂与世界的有序性.....	363
六、《法律篇》第 10 卷的神义论.....	383
七、宇宙宗教与城邦法.....	407
结束语	418
后记	425

第一章 古希腊的宗教与政治

一、生活的宗教原则

(一) 政治与宗教的一致性

我们时常问,希腊作为一个健康、乐观而成功的民族,为什么总是被忧伤困扰而同时却又教会了世人如何承受祸福的交替?人们一致认为,这个由众多独立城邦组成的希腊世界从远古起就被一种信仰主导着,甚至诸城邦本身都为这种远古信仰所缔造。古朗热指出,宗教一信仰对于城邦政治有着决定性意义,起码在公元前7世纪初、6世纪末情形还是如此。^①或许,远古人践行的种种信仰,在我们今人看来显得多么缺少理据而又荒唐可笑;但它们确曾支配过许许多多的世代,主宰着人们的思想,并且家庭、社会组织乃至城邦制度都以它为根源。^②城邦从宗教一信仰处获得自己的生命和原则,这无疑是梭伦以前流行在雅典的神学—政治思想。因而,任何对古希腊政治所作的理论努力都必须从他们的“神”开始。

希腊人认为诸神临在于天空、大地、海洋、河流、森林以及高山中。

^① Fustel De Coulanges, *The Ancient City*,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5.

^② *Ibid.*, p. 13.

用韦尔南的话说，“希腊人眼中有一种无处不在的神圣”。^① 在世俗和神圣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限。对如实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体会，与对神圣事物的探询，并不形成对立，而是可以彼此相会的经验。月亮、太阳、白天、黑夜、山峦、岩洞、清泉以及森林都可以跟万神殿中的任何一个大神一样，在同一情感中被感知、被体验。所有这一切都会激起人们向诸如宙斯、赫拉以及雅典娜等奉献的那般尊敬。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人事与神事之间的界限究竟在哪里？据说，人与神如此亲密地相处，是要通过对神的崇拜把由美丽、不朽所构成的神圣维度引入到凡人的生命中，经由这种方式让人分享一丝神的光辉，以点缀凡人如蜉蝣般短暂的存在。^② 乔治·格罗特坚持认为，那些伟大的神圣力量的性格乃属人的，他们是人，一种人格化的力量；该亚和乌拉诺斯是人，而宙斯和阿波罗也同样如此。所有这些神祇都诞生于同一种创造性的想像，表达了相同的趣味和情感，仰仗于同一种权威。^③ 这种神人同形同性（anthropomorphic）的特点是原始的前思维模式不可避免的特征。

其实，早在公元前5世纪，希俄斯的普罗迪科（Prodicus of Ceos, 465 BC—415 BC）就已经设想人类一开始把对他们有用的自然对象人格化，说：“远古的人们将太阳和月亮、河流与水泉，以及一般地服务于人类生活的一切视为神灵，因为他们的有用性，恰如埃及人把尼罗河神化一样。因而，面包被视为农神德墨忒尔（Demeter），葡萄酒被视为狄奥尼索斯（Dionysus），水则被视为波塞冬（Poseidon），而火则为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如此等等。”^④ 18世纪的人类法学家及政治思想家维科（Vico）对神与人类生活之间的关系予以了进一步的思索，他在《新科学》里描述一切古代民族的原始诗歌时指出：

① [法]让-皮埃尔·韦尔南：《神话与政治之间》，余中先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第272页。
② 同上，第191-193页。
③ George Grote, *History of Greece Volume I*, Harper & Brothers, 1865, pp. 2-3.
④ <http://www.stenudd.com/myth/greek/prodicus.htm>.